

“鼠”的语义流变研究

谢雨妍

澳门科技大学

DOI:10.12238/mef.v8i16.16655

[摘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网络流行语逐渐兴起。近两年来,以“鼠”代替“死”(如“笑鼠”、“气鼠”等)、“鼠鼠我啊”等的语言现象频繁出现,促进了一种新的语言模式的兴起。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再到“一鼠”,“鼠”的贬义色彩正在逐渐弱化。除此以外,社交平台的普及拓宽了汉语学习的渠道和途径(“如TikTok难民”),无论是来华留学生还是通过这些社交平台学习汉语的外国人,都是这些用语的受众之一。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含“鼠”的网络流行语中“鼠”的语义方面的变化,探讨其背后的语言现象以及二语学习者潜在的认知困难。通过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网络流行语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也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教学资源。

[关键词] 鼠; 语义演变; 二语学习者; 认知困难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n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 “shu”

Yuxin Xi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era, online slang has gradually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using “shu” to replace “si”(e.g., “xiaoshu,” “qishu,” etc.)、“shushu wo 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fostering the emergence of a new linguistic pattern. From the idiom “guojie laoshu, renren handa” to “—shu,” the derogatory connotations associated with “shu” are gradually weakening. Additionally, the widespread use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has expanded the channels and avenues for learning Chinese (e.g., “TikTok refugees”). Bo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and foreigners learning Chinese through these platforms are among the audiences for such terminology.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semantic changes of “shu” in online slang containing “mouse,” explore the underlying linguistic phenomena, and identify potential cognitive challenges for second-language learners. Such research not only helps reveal the socio-cultural significance behind online slang but also provides richer teaching resources.

[Key words] “shu”; color meaning;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cognitive difficulties

引言

语言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符号系统。许多新兴用法的出现体现了社会对语言演变的影响,是社会活跃的需要和反映。

“鼠”原本指的是鼠类动物,后引申指小人、奸臣等。2023年,网络上兴起了以“鼠鼠”自称的表达方式,被网友用来开玩笑式地自嘲。在此之后,随着新媒体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以年轻人为代表的网民对新事物新语言的追求的渴望,“鼠”代替“死”这一现象频繁地出现在各个社交媒体以及人们的日常交际中,比如“笑鼠!”“气鼠我了!”……这类表达既不是简单的谐音梗现象,也不是偶然发生语言变化,而是一种新型情感表达模式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鼠”的贬义色彩正在逐渐稀释。

目前,学界关于那些包含动物语素的词汇研究很多,李德龙

(2001)探讨了网络词汇中的动物词汇群的构词特点以及成因,其中就提到了“老鼠”——“鼠标”的代称,是受到了形状的影响;张蓓(2009)提到了成语(含有动植物语素)的文化含义会受到动植物自身特点的影响,如鼠类多用于形容猥琐、令人讨厌,所以引申出的“无名鼠辈”多用于形容渺小、被轻视的人;崔今玉(2020)从模因论角度研究了网络“动物系”流行语的复制传播模式,将其分为基因型与表现型语言模因;金梅芬(2022)从类别、特点、生成机制等角度探讨含动物语素网络流行语的流行原因以及该如何在对外汉语中对这类词汇展开教学……本文将通过分析“鼠”的词义演变,并结合微博、小红书等媒介收集得来的语料,借助概念隐喻理论、模因论分析其背后的语言现象,借助文化适应假说探析二语学习者可

能遇到的认知困难，从而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教学资源。

1 含“鼠”的网络流行语分析

近些年来，“鼠”一词大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其用法、语义都发生了一些新的改变，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从其语法特征和语义变化进行讨论。

1.1 语法特征

随着网络流行语的发展，许多词的用法、构词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在对含“鼠”类的网络流行语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鼠”的语法特征也发生了改变。

首先是作为语素化的用法出现，如“X+鼠”，即搬砖鼠、实验鼠、打工鼠、科研鼠等，用于描述具有某种特定特征或特定群体的人。在这个词组中，“鼠”作为其后缀，给这个身份添加了一种挣扎、努力找寻希望的意味。还有一种是重叠式，如“鼠鼠我啊”、“鼠鼠叹气”等。它通常出现在句首，是一种更为口语化的表达，削弱了“鼠”的贬义色彩，成为了当代青年人的一种自称。

其次是充当修饰语，如“今天又是鼠鼠的一天。”(摘自小红书)，即形容自己和老鼠一样，在工作或生活中很艰难。除此以外，“鼠”还出现了动词化的用法，如“看到情况不妙，他立刻鼠回座位上了。”(摘自小红书)这里的“鼠”其实是借用了老鼠躲藏速度快、偷偷摸摸的特征，形容其迅速躲藏的行为。最后，“鼠”还出现了充当程度补语的作用，如“V+鼠”结构，即“笑鼠”、“气鼠”等。在这个结构中，“鼠”其实是“死”的谐音化，在保留原有情感表达过程中显得更加委婉、风趣。

总的来说，“鼠”的语法功能的拓展使其在使用上变得更加灵活，功能更加丰富，体现了社会对语言演变的影响，推动了其改变与创新。

1.2 “鼠”的语义演变

1.2.1 鼠的本义

“鼠”原始义本是指穴居的兽类动物，后一般通指老鼠，也是鼠类动物的泛称。《说文解字》：“鼠，穴虫之总名也。”(许慎, 2017)在《说文解字》中，鼠属于象形字，即根据鼠的形态描摹出来的汉字，可见动物义是鼠字的本义。

1.2.2 语义的扩展

首先是鼠的象征义。在汉语的传统用法中，“鼠”的色彩义通常是贬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老鼠的生活环境、习性等在人们的眼中不佳——生活在阴暗的角落，行为鬼祟，经常会偷吃或破坏东西……而很多猥琐之人的形象与人们对老鼠的印象高度相仿，故而“鼠”引申指小人、奸臣等。“鼠目寸光”——一般用于形容一个人目光短浅，见识不广；“贼眉鼠眼”——多用于形容一个人神情鬼鬼祟祟，举止可疑；“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多指社会上大家都一致痛恨、讨厌的人……诸如此类的用法还有很多，贬义色彩十足。虽然也有用“鼠”来形容聪明、财富等(如澳门典当行的“蝠鼠吊金钱”，象征的就是福财双至)，但大多情况下都是用来形容那些个令人讨厌的人。

后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推动，在“快生活”模式的影响下，为了达到追求娱乐、快速交流的目的，许多网民会使用表情包、谐音、缩略词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鼠”的语义也发生了变化。

“鼠鼠文学”是在2023年兴起的，它起源于“叔叔我啊”的谐音，主要是用于自嘲和调侃，如“鼠鼠我啊，今天又倒霉了”(摘自小红书)。人们结合了“鼠”喜欢生活在黑暗的角落、属于杂食性动物、常常盗食农作物、有一定的破坏力等特征，联想到了自己的境遇。这一群人认为自己和“鼠”一样，生活在阴暗潮湿的角落，是社会的最底层，所以通过“鼠鼠我啊”等语言进行自嘲。将自己比喻成“鼠”，以“鼠”的口吻叙说自己的故事来寻求情感共鸣。但这种自嘲并不是完全否定自身，而是通过娱乐和调侃的方式发泄情绪，从“他人辱骂”变成了一种寻求“自我认同”的方式。因此，时代的发展又赋予了“鼠”新的语义——形容某人通过自嘲或调侃自己的经历渴望寻求共鸣、释放压力等。

2 语义演变机制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在网络流行语兴盛的背景之下，“鼠”的贬义色彩正逐渐弱化，掺杂了许多别的感情色彩，如自嘲、幽默、希望等，稀释了其负面消极的情绪。那它的语义演变机制到底是如何体现的呢？

2.1 概念隐喻理论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其核心观点是隐喻不只是语言中的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人类思考、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它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即源域和目标域。源域是人们较为熟悉的、易于理解的、具体的概念领域；目标域是抽象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概念领域。隐喻即从具体的、易于理解的源域映射到抽象的、难以理解的目标域。

从隐喻扩展的角度来看，“鼠”的语义演变可以理解为从源域到目标域的隐喻映射过程，即从“鼠”的生物特征到人的行为特征的隐喻。结合Lakoff and Johnson (1980)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它的源域是指鼠，即鼠的一些特征——弱小、卑微、在黑暗中生存等；目标域指的是当代青年人的状态——焦虑、挣扎等。它是通过隐喻，将一些状态转化成一个具象的符号，如“鼠鼠的壳”指的就是这群用户的心理防御机制等。在这里，传统的“鼠=贬义”的认知被解构了，它的贬义色彩弱化，掺杂了许多别的感情色彩——共情、自嘲、希望、幽默等，是一种戏谑式表达。

2.2 模因传播机制

模因传播机制是推动语义演变的外部动力。“模因”的概念源于Richard Dawkins (1976)的《The Selfish Gene》。模因论的灵感源于达尔文进化论，他将“模因”看成是文化复制因子，强调模因通过模仿在人类社会中复制、变异、选择，从而推动文化的演变和传播。

具体而言，“鼠”的语义演变源于“鼠人”相关核心梗的生成。它的形象精准击中了当代青年人的一种生存现状，引发了这些人之间强烈的情感共鸣，大家都纷纷开始使用“鼠”相关词汇

来形容自己,宣泄在生活中的不开心以及自嘲等等。随后就进入了大量创作的阶段。用户开始使用“鼠鼠”这种比较萌化的词汇形容自己,将单纯的“鼠”、“鼠人”等的贬义色彩进一步弱化了。与此同时,还衍生出了“XX鼠”的构词法以及许多表情包等,在情感弱化的基础上实现了文字向多模态的一种适应性转变。最后,通过社群认同与反复使用被迅速固化,成为了一种圈层的“身份暗号”以及共同宣泄情感的方式。

2.3 传统文化因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死”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话题。很多人在日常交际中,会避免用“死”这个字。即便是亲人去世,也通常会这样表达——“XX 没了”。又因为“鼠”和“死”发音相似,网民们就开始在一些交流中用“鼠”代替“死”,如“笑鼠”、“美鼠我了”等。这样的表达,既保留了原有的情绪输出,又显得更加的幽默、有趣,增添了趣味性。在这一过程中,“鼠”的感情色彩被萌化了,逐渐向中性或中性偏褒义发展。

3 二语学习者的潜在困难分析

在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他们会学习到“鼠”、“鼠标”等,可能也会学习到一些含有“鼠”的成语,如“贼眉鼠眼”、“鼠目寸光”等。随着网络的发展,除了一些课本教材外,小红书、抖音、TikTok、微博等社交媒体都会是他们学习中文的平台。在这些平台里,大量的网络用语的出现可能会使他们产生认知困难。因此在这个环节,我们将来探讨二语学习者在对含“鼠”的网络流行语的语义习得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认知障碍。

首先是文化背景差异下导致的理解差异和使用差异。美国学者Schumann(1978)提出的“文化适应假说”指出,学习者对目的语的适应程度会直接影响语言习得的效果。很多外国学习者因为受到自己本国文化的影响,导致他们在学习和理解过程中产生偏误,从而影响他们对目的语的学习效果。在很多国家的文化里,尤其是欧洲和北美文化中,“鼠”通常被认为是疾病与死亡、肮脏和破坏、背叛与卑鄙等的象征。在汉语传统的用法中,“鼠”虽然也象征着聪明、富庶等,但大多都是用来形容不好的形象。如今,在网络文化中,“鼠”更多的被用来承载“虽然弱小卑微但努力生存”的一类共情形象。因此他们在看到这类网络语言(如“鼠鼠我啊”、“笑鼠我了”)时,一方面可能不理解它的含义,另一方面可能会直接将其归于不好的一面,无法理解其中的语义关联。除此之外,西方个人主义更倾向于直接表达情感,但中国人更喜欢通过一些自嘲、借代等方式来表达。

其次是语言水平以及不断更新的新兴用法导致他们产生理解障碍。“鼠”是个名词,通常是指一类哺乳动物。但随着网络语言中新兴用法的兴起,“鼠”的用法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如隐喻、谐音等。我们可以举个例子——“笑鼠”。当一些外国留学生第一次看到这个短语时,大多数人可能认为它是“鼠”类动物中的一种,但其实它是由“笑死”谐音演变而来的。他们很难联想到这一层面,所以很容易产生理解偏误。除此之外,还有刚才提到的隐喻。我们可以举“鼠鼠”文学中的例子,如“鼠鼠我啊,今天又倒霉了。”在这里,“鼠鼠”并非指的是真实的动物,而是通过隐喻的手法,象征着社会中的一群特定人群及他们的生存状态、情感需求。且在“鼠鼠”文学中,他们的表达通常都是以“鼠鼠我啊……”等方式开头,是更偏向于口语化的表达,并不是很常规的书面用语。因此,这也可能会造成他们的理解偏误。

4 结语

“鼠”的词义演变反映了语言使用的创新性和动态性,其语义的变化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对二语学习者而言,理解这类词汇需要超越字面意义,把握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使用语境。

【参考文献】

- [1]李德龙.网络“动物词汇群”及其成因[J].荆楚师范学院学报,2001,(03):92-95.
- [2]张蓓.汉语成语中动植物具象的隐喻与认知[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9.
- [3]崔金玉.模因论视角下网络流行语中的“动物系”词汇探析[J].今古文创,2020,(24):85-86.
- [4]金梅芬.含动物语素的网络流行语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2.
- [5]马艳宏.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网络热词的生成与传播问题研究(2010-2020)[D].沈阳:辽宁大学,2021.
-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D].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7]许慎.《说文解字》[D].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
- [8]杨梅.网络词语的造词理据及扩散方式[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3(04):54-58.
- [9]宋嘉如.网络热词的分析——以“孔乙己的长衫”“老鼠文学”二词为例[J].作家天地,2025,(01):7-9.
- [10]刘晓宇.动物语素词的国际中文教学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24.

作者简介:

谢雨妍(2001--),女,汉族,浙江台州人,澳门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国际汉语教育。